难忘诗骚李杜魂

侯 军

前几天,还在电视上重看《掬水月在手》(关于叶嘉莹先生的纪录片)。今天(11月24日),竟传来了叶先生百岁仙逝的噩耗。几乎是在一瞬间,满屏满网,贴满了追悼缅怀的帖子。我翻看着各地网友新发的视频,追索着铭记心底的往事,仿佛又回到了三十二年前,那个难忘的南开之夜,那次无比珍贵的一夕之谈。

一

20世纪80年代初,我正在天津师范大学新闻班进修,听说相邻的南开大学请来一位加拿大女学者,能把中国古典诗词讲得出神入化。于是,我便"伙同"几位南开的朋友,近水楼台地混进人头攒动的大教室。

叶先生当时所讲的内容,我如今已然淡忘。但是,那么多美妙辞章,她随口诵出,宛如流水潺潺,沁人心脾。那情形,使我依稀想见唐宋文人俯仰吟哦的诗意生活。随后,我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又追读了她的专栏"迦陵随笔"。实在说,我对古典诗词的兴趣逐渐浓厚起来,与那时亲聆叶先生的诗教,不无关系。

1986年,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组织了一次系列讲座,叶嘉莹教授应邀前来演讲。当时,正值"西方文化热"席卷中国之际,国内有些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贬斥甚烈,这种气氛也被部分青年学子带进了会场。叶嘉莹教授显然感受到了这种异样的氛围。

她在演讲一开始就引用了两句古诗,来点明这种微妙的变化,她说,80年代初,我第一次回国讲学,一进课堂就感受到一种热切期待的目光。我引用了一句屈原《九歌》的诗句来形容当时遇到的这种目光,那真是"满堂兮美人,与余兮目成"。可是今天,当我再次来到这个会场,我发现大家的目光中已经有些生疏和疑惑。这使我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,叫做:"门外鸬鹚去不来,沙头忽见眼相猜。"你们对我所讲的这些东西,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诗词,是不是"眼相猜"呢?台下拂过一阵轻松的笑声。

当时,我已担任天津日报政教部主任,立即就产生了约访叶嘉莹先生的冲动,并向主办这次系列讲座的东艺系主任范曾教授转达了我的约访意愿。可是,当晚就接到范先生的回应:叶嘉莹先生的日程排得很紧,明早就要离津了。初次约访未能如愿。这一拖就拖到了90年代。1992年,我应邀参加一个电台的访谈节目《诗词五人谈》,偶然听一位诗友讲起叶嘉莹教授又来南开讲学了,当即再次萌生了拜访这位诗词名家的念头。这次,我终于如愿以偿了。

二

那是一个六月的夜晚,我在南开大学东艺系房阑凝教授的陪同下,在南开园的专家楼里,见到了这位儒雅谦和的女学者。

几乎没有什么寒暄,坐定之后,我就讲起了十年前曾在南开"蹭"课的经历,当时的热烈场面,还历历在目。我问叶先生,这么多年过去了,不知您这次来讲学又有什么新的感受?

叶先生轻声慢语地回答,其实,我每次来大陆讲学,感受都会有些不同。这次回来,我本来以为,既然是客座教授,只来讲一段时间的课,就应当多讲一点比较新的研究成果和一些独到的见解。至于那些古典诗词的基本知识,就不必由我来讲了,他们的中学老师应该早就讲过了。可是,学校安排我教的是本科生,年龄普遍很小。上了几次课我就发现,他们的诗词根底太浅了。譬如,我讲的比较词学,可能是因为比较偏重于理论吧,他们就好像跟不上。这一点和80年代初的学生相比,就有了很大的差距。

"这是不是说明,一些本来应当在中学阶段就学会的知识,他们没有学会,结果到了大学,还要补课?"我向叶先生发问。

叶先生摇摇头,说:"我觉得这个问题,不能仅仅归罪于中学或者小学教育,而是说明了一种文化传统的失落——具体说来,就是绵延几千年的传统诗教的失落。我认为这是最令人惋惜的。"叶先生的回答,立即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。因为我当时正准备出版一本文化随笔集《东方既白》,主旨就是探讨中华传统文化的失落与拯救。因此,我请叶先生就此话题深入谈下去。

显然,这个话题对叶先生而言,也是正中下怀。她说,其实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,正想写一篇文章,今天正好你问到了,我就先跟你讲一讲:我觉得现在的青年人之所以对中国古典、特别是古典诗歌根底这么浅,其根源就是从小丢掉了我们中国的一个古老传统。

叶先生接着说,诗教。诗教是什么?说的具体点,就是从小吟诵古诗的习惯。如果你没有经过这种背诵、吟诵的过程,到了大学再勉强地学写诗,就算平仄、押韵都学会了,可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那种韵味,你还是表达不出来。这是因为诗的语言跟日常的语言不同,而语言的学习一定要多背多用,才能熟悉。既然这是另外一种语言,就跟学习外语有某种相似的地方。你学习外语,如果只是把文法、动词变化等等都学了,可是你从来也不张口去说,你的外语肯定也学不好。况且,语言从来就不是死板板的,它是千变万化的。你要想得心应手地使用它,就不能只记一些死板的法则。你光记得平仄、押韵,光记得格律和一些韵字,那是远远不够的。你必须烂熟于胸才行。怎么才能做到这个样子呢?只有从小就让小孩子背诵。这一点也和学外语相似。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教育子孙后代的,这才使得我们的中华文化薪火相传,绵延不绝。

叶先生的这段话,是讲在三十多年前,如今重温,依旧是那样振聋发聩。我在彼时彼刻,正为如何对自己六岁的小女儿进行类似的"诗教"而感到苦恼,甚至有些疑惑。于是,我把自己的困惑也抛给了叶嘉莹先生:"在许多家长看来,让小孩子从小背诵古诗古文,是很落伍的教育方式。还有一种观点,认为只有那些能让儿童马上理解的东西,才能教给他。古诗词对一个小孩子来说,是不是太深奥了呢?"

"No,No,"叶先生伸出一个手指摇了摇。

叶先生说,我不同意这种看法。一个小孩学说话,并不是先明白了意思再学发音的。学古诗也是一样,你可以不懂它的深意,但是先背诵下来,储存在记忆里。儿童时期的理解能力差,但记忆力很强,让他从小记住有用的东西,等于是提前进行智力储存。等到他长大了,就会豁然开朗,受益终身。在我看来,对儿童记忆力的浪费,是最可惋惜的!

我对叶先生说,现在的年轻家长很重视孩子的智力开发,很早就让孩子学外语,也舍得花钱买钢琴、把孩子送到各种培训班里去。可是,许多人却认为,让孩子背古诗用处不大,将来也不想让孩子去做诗人。

我的这个问题,显然有些直率甚至有些唐突,让叶先生一时间陷入了沉思。过了一会儿,她才缓缓地说道,当然,不可能人人都去做诗人,诗教的目的也并不在此。我们不能忘记的是,中国是诗的王国,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,不知道本民族的优秀诗歌,岂不是很难堪的事情吗?

说到这里,叶先生显然有些动情了。我也沉默着,不知如何回答。叶先生叹了一口气,继续讲道:其实,中国的诗教,核心是陶冶人的情操,教你怎样做人。再有,就是培养一种直觉的联想式的思维方式。诗歌本身就具有一种兴发感动的作用。你如果从小养成这种思维习惯,就算你将来学理科,你也会比别人多一种创造性思维。前几天,杨振宁先生来我这里聊天,在闲谈中就顺口背出了几首唐诗。他讲道,儿时背的许多古诗,对他后来的发明创造,有相当大的好处。他送给我两本书,一本是他的演讲集,另一本是他的《读书教学四十年》。我发现他在书中写了一段话,很有道理——他说有一种学习叫做"渗透性学习",许多人以为小孩子不懂的东西,就不应该让他学,其实不然。有些东西当时不用叫他完全懂,但是到了他日后能懂的时候,就会发现很有用处。杨先生认为这种学习方法非常有用、非常重要。

叶先生真不愧是第一流的教育家,一番话就把我满脑子的疑虑全都打消了,我笑道,您讲的这些道理,已经把我说服了。我回家以后,马上就让我的小女儿学背唐诗宋词!叶先生闻言,朗声大笑。

三

眼看着,夜色已然深沉,一直在旁边陪同的房阑凝教授,悄悄给我打个手势,意思我当然明白。可是,叶先生似乎谈兴正浓,我也听得过瘾,怎么忍心半途中断呢?趁着谈话的间隙,我拿出一本事先准备好的叶先生的著作《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》,征询可否请她签个名。她一见此书,有些惊讶:"呦,这本书应该是十年前出版的,书店里已很少见到了,你还留着呢?"我有些得意地告诉叶先生,这本书是1982年在广东出版的,还是繁体竖排版,我一直视若珍宝——您看,已经翻得有些旧了。叶先生说,嗯,这说明你翻过不止一次了。我说,是啊,这是我的诗词启蒙书啊。

说话间,叶先生在扉页上题写了"侯军先生惠存,叶嘉莹,九二年六月"。我又从书包里摸出一个采访本,想请叶先生题写几句勉励的话,她沉吟片刻,挥笔题写了两句她的自作诗:"书生报国成何计,难忘诗骚李杜魂。"

写罢,她对我说,这两句诗正是在她第一次来南开讲学前后写成的,"你刚才说,你那时听过我的课,应该更能理解我这句诗的意思了!"

四

我们得知,叶嘉莹教授第二天早就要飞回加拿大,这次尽兴的畅谈,只能告一段落了。

就在送我们出门的当儿,她叫我们稍等一下,又转回屋子里,取出一个绿色的小卡片盒子。她说,忽然想起来一件事,既然你是做报纸的,我想借助你们的版面,再提一个建议:能不能在幼儿园里,开设一门唱诗课?日本人就是这样做的——你看,这就是一套儿童诗歌卡片,画着图,每张卡片上有一首日本古代的和歌,一共100张,这叫"百人百首"。每个日本孩子都要把它背下来。教师就用这种游戏的方式来教,比如,老师把卡片散放开,他先念一首诗的上句,孩子谁会背下句,就把这张诗卡抢到手,最后评比,谁得的卡片多,谁就赢了。然后还有班与班的比赛、校与校的比赛,全国还有大奖赛,都有奖品。这种方法,我们是不是也应该"引进"一下呢?

我顺手接过那个绿色卡片盒子,只翻看了一下。叶先生又连忙要了回去:"这个卡片我只带来这么一盒,还要留着研究一下。"说完,她先笑了起来,"我猜呀,这种卡片肯定不光是供小孩子读的,一定要吟唱出来——我们的老祖宗教小孩背诗,都是采用吟唱的方式。我所说的复兴诗教,就包括恢复诗歌的吟唱呀——现在再不设法挽救,吟诗的传统恐怕就要失传了……"

夜幕沉沉中,四围都已陷入昏暗。我们回望叶先生的那扇窗,灯光显得分外耀眼。这灯光,在南开、在各大高校、在中华大地上,闪耀了数十年,启迪着一代代青年学子的学诗之路,也牵引着中华诗教的悠悠文脉——如今,斯人已去,而灯光不泯。

我们或许可以告慰这位百岁老人,您在多年前发出的呼吁,如今已演化成各种"诗词大会""诗歌擂台"等等新的形式;城乡各地的孩子们都在吟诵着千古名篇;中华文化的"诗教"传统,正在逐渐复兴、延展和弘扬。

叶嘉莹教授,您的"诗魂",当可含笑九泉矣!

(2024年11月24日夜,草于北京寄荃斋)

心香一瓣

不负大雪不负诗

米丽宏

节令进入大雪,之前啰啰嗦嗦的冗赘,都眼见着被撵出了光阴。树林田野被清理出来,空旷的场地,预备来一场皑皑的雪。

雪一飘,就有生生不息的味道。冬天的僵硬与枯寂便被盘活了,中国水墨的味道也齐备了。黑白,温暖,古旧,苍茫……都是诗意的怀旧。

下在唐朝的大雪,扯天扯地覆盖了世界。山山负雪,路路皆白,鸟不飞,人不行;清冷江边,钓者披蓑戴笠,执一根清瘦钓竿,悠然垂钓……

寒江独钓,意在何为?江上纵可钓鱼,此翁志岂在鱼?江上纵可钓雪,此翁志岂在雪?他钓的是一代大儒的大孤独,钓的是通透、清澈、干净的自己。

生活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,假如面临千山万径、生机绝灭的处境,你能否如柳宗元独钓江雪,独钓灵魂,找回自己?愿携此诗穿风雪,心灵空间大雪飞扬,心灵苗圃里嫩芽茁壮。

崇祯五年冬天,也有一场诗意的大雪。

张岱去杭州西湖看雪,"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,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"雪中的宇宙如此空旷,天地如此清寒,而人,如此渺小。小舟徐徐行在湖面,雪天雪地里,渐行渐远。

那人鸟俱绝的天地大静,让他清醒:一世界的热闹,与我何干?果然,此后不久,大明朝如雪崩般坍塌,鲜衣怒马的公子隐退山林,以著述遣亡国之忧。雪中西湖,湖上奇遇,只是记忆里一点安慰罢了。

南方的雪,细密、晶莹;北地的雪,雄奇、磅礴。把"雪花"之大,说成"如席""如手"的,是哪位?

猜也猜得出,是谪仙人。只有他,才能那么飘,那么傲,那么变幻莫测,发兴无端。燕山雪花大如席,你看他,一落笔就弄出多大的气魄!他的笔下总是不缺大的东西:大鹏、巨鱼、长鲸,大江、大河、雪山,大得包孕山河,吞吐日月。

边塞诗人岑参,这个被西北的鞍马风尘打开境界的诗者,总将惊喜和好奇的壮逸之思,融在平仄之间。他的雪,有香,有色,有暖,有春意。端的是: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

以春写冬,喜悦温暖,这个热情浪漫的人啊,雪是他灵魂呈现的六角形浪漫。妙手回春,除了他,还有谁呢?

从纸上的雪,缓缓抬起视线,等候现实中的雪。忽然想起作家李丹崖的话:雪,是被风吹散的上帝的目光。青睐的目光,洒落在城市,村庄,田野,世界的运气都要更新一轮。

一场雪,带来一个新世界。去吧,走出去,迎着寒冷走出去,不负大雪不负诗。

如歌的进化

王国海

国庆假期,我骑自行车测量、校核萧山区《进化镇志》志稿所需的桥梁、道路资料。水光潋滟,晴空桂香;山色空蒙,雨岚亦奇。几天骑行下来,蓦然有感:这儿人们的生活,正如国庆假期结婚潮里婚庆放歌的《好日子》;这个浦阳江畔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,这座白鹭翩翩天然氧吧里的休闲旅游新城,这片青翠如涌而又富蕴文化的进化大地,回荡着一首首悠扬壮烈的古典音乐,跳跃着一支支优美轻快的大自然旋律。

建筑,是凝固的音乐。千年古村落欢潭,相传因岳飞率兵抗金过此,笑饮潭水,百姓为纪念此事,取名"欢潭"。在这里,千米老街,古桥、古井、古弄、古寺、古书院,只当平常;在这里,"义仓、义学、义渡、义诊、义葬"五大义举,流传至今;在这里,粉墙黛瓦的徽派明清古建筑,鳞次栉比。

古韵悠长的文物,宛如时光深处的和声伴唱。茅湾里,一个寻常的地名,却是见证中国由陶入瓷时期的代名词,以烧制印纹陶和原始青瓷为主。除了大量出土遗存的罐、坛、碗、杯、盅、盉、鼎之外,数处完整的龙窑遗址,仿佛把人带回"周朝天子八百年、座座山头有窑烟"那2000多年前的岁月。国务院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里,就有茅湾里窑址。

敲、刮、砍、凿、砸,恰如那远去的打击乐。茅草山、乌龟山,虽然名字听起来土里土气,但山间出土的人类活动遗址,约已高寿4800岁、6400岁,奏鸣的是遥远的新石器时代乐章。

音高八度,更有穿云之声。如果说,境内有一位老"寿星"折合今年100岁,那么,6400岁的乌龟山就成了"出生约11小时"的新生儿宝宝。这位"百岁寿星"的大名叫桃花水母,最早生于寒武纪,在地球上生活5亿多年,是真正的"活化石"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中曾这样生动地描述:"桃花水母形如榆荚,大小不一,蠕蠕然游水中,动则一敛一收,若人攒指收放之状,不知避人,取贮盂中亦然。离水取视,不过如涎一捻,绵软无复形体。"而今,在东山村清澈的水库里,晶莹透亮,柔软如绸,中间长着五个呈桃花形分布的触角状"天真童趣"的它们,一张一缩,飘荡西东,悠然自得。

天乐乡,一个雅致的名字,是进化镇的古称。据《天乐志》记载,境内有琴石,以为天然音乐,故名。1950年之前,属于山阴、绍兴,钟灵毓秀。

在这里,我们可以走进爱国英雄葛云飞故居,这位道光三年(1823年)的武进士,鸦片战争英勇殉国的定海三总兵之一,以生命谱写英雄赞歌,令人肃然起敬。向西五里路,是晚清立宪派重要人物、清末民初实业家、政治活动家汤寿潜的家。1890年,以《危言》成为"危言"式论著第一人。辛亥革命后任浙江铁路公司理事长,建沪杭铁路实业兴国。他生活俭朴,有"布衣都督"之称;急公好义,将袁世凯补偿给他的20万银圆,遗嘱后人捐赠建造浙江图书馆;与女婿马一浮的"翁婿情深"传为佳话。

在或许枯燥的数字里,进化镇的底蕴让人浮想联翩,这方87平方公里的大地状如蚕叶,有全国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,省级7处,市级7处;市级文物保护点32处,区级41处;古树名木187棵,街边的樟树,披着盎然生机的苔衣;足以"喂饱"来此休闲、探寻的"蚕宝宝"们。全部25个村的村歌,抒表着村村寨寨的风情与梦想。

最优美的旋律,非大自然如诗如画之山水莫属。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进化,大岩山原始森林古木郁葱,清化山竹木叠翠,进化溪、欢潭溪蜿蜒流淌,山塘水库星罗棋布,古刹庵庙镶嵌坞坳,春桃、夏荷、秋桂、十里香雪、吉山红梅各领风骚……江南"小九寨沟"名不虚传。正如南宋诗人翁卷《野望》所写:"一天秋色冷晴湾,无数峰峦远近间。闲上山来看野水,忽于水底见青山。"迄今如是之外,可作增添的"进化"是,夜晚收工之时,我抬头望那掩映城山巅上米黄色灯光勾勒、映衬下的开元天域度假村,宛若天上宫阙……

履处留痕

梅城的老陈

陈荣力

去梅城是两年前的邀约。那时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召集我们一拨昔日县(市)党报的老总开会,老陈一见面就邀约:有机会一定来梅城。

老陈叫陈利群,个子壮硕,大脸大耳的那种,说话有点鼻音,70岁的人了,中气依然如当年做县(市)党报老总时候的足。会议结束,各自返回,但老陈的邀约就如一团钓饵,让去梅城的念头似鱼一样不时摆动。不时的摆动里我倒也弄清了一个常识:古严州府所在地的梅城,并非现在的建德城区,而是另有处所的一个古城——新安江、富春江、兰江三江汇合处的建德梅城镇。

那天下午我们到达梅城还是迟了一个多小时。原因是从建德城区去梅城时,我们由乘车改为乘游艇顺新安江而下到达梅城。老陈也因此在梅城龙山书院的广场上巴巴地多等了我们一个多小时。

位于梅城乌龙山麓、三江口畔的龙山书院,无疑是古严州文化的制高点和今梅城的文化地标。创办于北宋景祐元年的龙山书院,是范仲淹被贬睦州(今建德)任知州时,上任伊始即拨公款修建的官办书院。它不仅开创了中国州府一级官办书院的先河,还先后引来了李覯、朱熹等诸多大学者来此教授、讲学。因了龙山书院和范仲淹、李覯、朱熹等传道德义理、育圣贤人格,修治国才能的灌谕和践行,严州一带的士子学风大有改观不说,钓台书院、丽泽书院、宝贤书院等30多所著名书院如雨后春笋。亦因此,仅"两宋"时期,严州一地的进士就达497名。

龙山书院曾因战火和洪水两建两毁,现今的书院重建于2020年,2021年建成,总建筑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。虽然建设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年多,但整个书院气势恢宏、布局规严,精工细筑、古韵盎然,门楼、牌坊、水池、亭阁、状元桥、仰圣门、大成殿、孔子和四大弟子雕像等传统书院、文庙的格局、元素和符号一应俱全。可以说龙山书院是集古代书院、现代研学于一体的文化传世工程。

作为严州文化研究会会长,老陈责无旁贷地成为重建龙山书院的核心人物和文化总监。大到书院的整体规划、文化策划、建筑式样,中到雕像碑刻、楹联匾额、布置展陈,小到一石一砖、一树一木、一字一句,老陈无不废寝忘食、精益求精。这从老陈写的气势磅礴的龙山书院重建碑记、老陈撰的文采飞扬的诸多楹联、老陈如数家珍地向我们的介绍讲解中,都可以找到印证。

当然龙山书院只是老陈这些年保护修复梅城古城、挖掘推播严州文化所做的其中一项。十五年前从原建德日报总编位子退下来后,老陈便一头扎在了梅城,除了双休和节假日偶尔休息外,他每天一大早就从建德城区到梅城,"十五年中我开了八万多公里,相当于绕地球两圈多。"老陈说此话时有点轻描淡写,我听此话时手里正拿着老陈被授为"梅城推介官"的证牌,心里有点凝重。

梅城古城的历史已有1700多年,作为州府的所在地也有1200多年。虽然现在梅城只是一个镇的建制,但千年州府的格局、气度和神韵还是显而易见的。对于初到梅城的游客来说,这种格局、气度和神韵主要体现在至今仍遗留的古城墙、古街、古迹、古建筑和十几座牌坊上。而一头扎在梅城十五年的老陈,呕心沥血的主要对象和内容,就是让这些古城墙、古街、古迹、古建筑和牌坊等,更具原生态、更富辨识度、更有生命力。此当中政府的决策、投入和社会的协同、支持当然是重要的前提,但作为梅城古城保护修复、严州文化挖掘推播的得力干将和实干闯将,老陈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。

昔日的梅城曾有115座牌坊,堪称江南牌坊第一城。现今的梅城尚有19座牌坊完整地保留着。对这些牌坊老陈真的是视作了心头肉、膝下子。那天他领着我们一座一座地看了十座牌坊,从牌坊的名称、建牌坊的缘由、牌坊的形制特色到牌坊的年代、楹联额刻以及保护、修复、补建、迁移的过程,老陈每座都讲解得详尽透彻。可以想见若非亲力亲为且殚精竭虑,老陈不可能对这些牌坊有这般的感情,烂熟于心。

灯光缤纷里,老陈陪着我们来到浙大西迁旧址前的一个小广场。小广场里有一个不大的亭子,里面用玻璃罩了一块高3米、直径1米的圆形石柱。石柱表面有点风化,铭文也大多模糊不清,老陈却颇为亢奋。"这可是我们严州的镇城之宝,叫儡石。"见我们不解,老陈娓娓道来:

"儡石乃巨石之意。严州的这块儡石最迟出现于唐代中期,它的铭文记载了儡石既能驱邪避凶、遇难成祥、赏善罚恶之神奇,又能庇佑百姓安宁、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盛世景象,实为世所罕有的神奇之石!可惜的是史书虽有不少严州儡石和铭文的记载,但沧桑变迁,这块儡石已神秘地消失了数百年。2021年1月8日上午,为修复一张石供桌,我和研究会的几个同事到一个旧石件堆放场寻找石供桌部件。因为前一天下过一场大雨,大大小小的石构件都透出干净的亮色,就在我蹲下身子看几块残件的时候,无意间瞟到旁边一块赭红色的巨型石柱上有清晰的文字,我情不自禁地大叫一声:'这石柱上有字!'在场的几个人立即围拢过来,大家仔细辨认石柱上所刻的文字:'……哉……石……镇……州……灾祥寔由……'当时虽只辨认出8个字,但我们几个都非常激动了。赶紧拓片后,那石柱上的文字竟和史书记载的儡石铭文一模一样。"

"消失数百年的奇石重见天日,这是盛世祥瑞,也是你为梅城呕心沥血的最大回报。"我们不约而同地感慨,老陈也呵呵地笑了。笑着笑着老陈又用手托住了腰。老陈的腰不好,这些年的奔波辛苦,腰更加不堪。"身体还是第一位的呵。""没事没事。我老娘都102岁了,还自己种菜、做饭、干家务呢。"老陈又呵呵地笑了。

梅城要继续发展,老陈这样的笑声也会继续响着,一直响下去。

本报社址: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 问询电话:0571-85310114 邮政编码:310039 电子信箱:zjrb@zjnews.com.cn 印刷: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定价每月43.50元 零售每份1.50元